

東行三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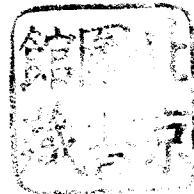
中國歷史研究資料叢書

中國歷史研究資料叢書

東行初錄	清馬建忠
東行續錄	清馬建忠
東行三錄	清馬建忠
甲午戰事電報錄	清佚名
馬關議和中日談話錄	清佚名

A

81763



本书根据神州国光社1951年版复印

东行三录

中国历史研究社编

*

上海书店印行
(上海福州路401号)

*

上海影印厂印刷

1982年9月1—17400(17·12—1) 定价0.90元

四版序言

- 一、本書原名「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」，今改爲「中國歷史研究資料叢書」，以符合實際內容。
- 一、本叢書是由前中國歷史研究社編輯，以我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，異族入侵，以及邊將作亂，宮廷政變等內憂外患爲中心；輯錄被歷代「官書」所拚棄的史料，收集民間散藏的有關鈔本；初步的考證稿本真僞，審定其史料價值，並將所得不同版本互相參照校訂，再分段標點，以作史學研究者的參考資料。
- 一、所輯史料，很多出自當時的官僚地主，幫閒文人的筆記殘稿。他們的立場觀點，站在統治階級一面，對於反抗他們的農民起義，懷着最大的敵意，所以記載事實很多歪曲，恣情誣蔑，極盡詆毀。高明的讀者，只能披沙淘金，汲取有用部份，作爲參考。
- 一、本叢書初版刊行在十五年前，中間雖再版二次，未作修訂。這次爲求減少錯誤，改正現有訛漏，曾作了全面的校勘刪改。但因能力所限，訛誤之處仍恐不免，還請讀者不吝指

一、一、
正。

本叢書每冊包含不同史料多種，為便利讀者另冊採用，每冊標一書名。
此次對錯字訛漏的校勘，對序言的刪改，全由神州國光社編輯部門單獨進行；如有
「以正改誤」或「刪改不妥」的地方，當由我社負其全責。

一九五一年八月十一日。

武昌革命真史

曹亚伯著 平装三册 定价六元

作者曹亚伯，武昌人，他和禹之谟、黄克强、宋教仁、陈天华等同为革命团体「日知会」会员，后随孙中山在海外为革命奔走，并和孙结伴回国，此后孙起兵护法，及督师北伐，曹均赞襄其间。孙中山逝世后，曹隐居昆山，将其多年珍藏的「日知会」文书笔记及辛亥武昌革命一切文告、函电等等，写成此书。本书共分三册，分叙武昌起义前各重大历史事件和武昌首义两年内的逐日史事记载，并附遗像、遗墨、文件等珍贵插图七十余幅及武昌首义人名表，材料详实，是部值得重视的历史文献。

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

《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》原名《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》，以我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、民族斗争、宫廷政变、边将作乱等事件为中心，辑录被历代“官书”所摒弃的史料、散藏民间的有关抄本共二百余篇，分辑十七本。现由上海书店根据神州国光社1951年版影印出版。

信 及 录	扬州十日记	○·九二元
	避戎夜话	一·〇〇元
	甲申传信录	○·九五元
	崇祯长编	一·〇五元
	东林始末	一·〇〇元
	烈皇小识	一·〇五元
	虎口余生记	一·一五元
	东行三录	○·九〇元
	东南纪事	一·二五元
	先拨志始	○·九二元
	三湘从事录	○·九五元
	庚子国变记	一·三〇元
	倭变事略	○·七五元
	明武宗外纪	○·九五元
	奉使俄罗斯日记	○·九〇元

目 次

序言	編 者	一
東行初錄	馬建忠	五
東行續錄	馬建忠	四一
東行三錄	馬建忠	五五
甲午戰事電報錄	佚 名	九三
馬關議和中日談話錄	李鴻章	二二七

序 言

此冊所輯錄之書，共五種，皆係清光緒朝中國與日本關於朝鮮互相鬭爭的歷史。東行初錄、東行續錄、東行三錄，各一卷；爲丹徒馬建忠所著，甲午戰事電報錄三卷，馬關議和中日談話錄一卷，^{（一）}皆李鴻章之公牘；爲無名氏所裒集。東行初錄、續錄三錄，有適可齋紀行本，小方壺齋輿地叢錄本，適可齋紀行本東行初錄，四月二十日條下，有『筆談』一篇，抽去未刻；茲依小方壺齋本補入，俾成全豹。甲午戰事電報錄、馬關議和中日談話錄，皆據中東戰紀本末。本電報錄上中二卷，較李文忠公全集所編，頗有出入；如二十年五月十四日酉刻寄日本汪欽差電，以至二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申刻總署來電等文，計共三十餘件，^{（二）}都爲全集所未收；下卷尤多軼稿。談話錄五篇，則全集一字不載。得此兩書，既可增訂全集之缺略，而又獲保存一部份和戰之史料。

（註一）甲午戰爭電報錄，中東戰紀本末續編，原名東征電報錄，馬關議和中日談話錄，中東戰紀本末原名圖等。

節略。

(註二)二十年五月十四日酉刻寄日本汪欽差。五月十五日戌刻寄遞葉軍門行營。五月二十八日申刻寄總署。
 六月三日巳刻寄總署。同刻寄臺撫邵劉公島丁軍門山海關卡統領旅順龔道。六月四日酉刻復巴黎龔欽
 差。六月十七日申刻寄總署第二電。六月二十二日戌刻龔欽差來電同刻寄總署。六月二十六日申刻總署
 來電。七月五日辰刻寄倫敦龔欽。同日申刻龔欽使寄總署北洋。七月十八日卯刻復廣東李宮保。一月二
 十日酉刻龔欽差來電。七月二十一日亥刻寄倫敦龔欽使。八月初二日午刻寄總署。八月二十三日亥刻寄
 總署。八月二十六日未刻寄總署。九月初三日申刻寄總署。同日亥刻龔欽差寄總署。九月初十日申刻寄總
 署。九月十三日戌刻總署來電。九月十七日申刻寄總署。九月二十日巳刻寄總署。九月二十三日未刻寄總
 署。九月二十八日巳刻宋宮保寄總署。同日申刻寄總署。九月二十九日巳刻寄總署。十月十一日戌督辦
 軍務處來電。同刻寄丁提督。十二月十四日未刻寄總署。

東行初錄 · 專載



光緒八年壬午春三月，我東方屬土朝鮮國始與阿美利加合衆國立約通商，其國之政府以不諳外交，願得中國大員蒞盟，於是合肥傅相請於朝，以建忠行北洋水師統領丁禹亭軍門因巡洋之役，率兵船三艘，曰威遠，曰揚威，曰鎮海，將偕至煙台，會同美國全權大臣薛孚爾駛赴朝鮮議約。

十四日，余先自析津起程，同行者爲呂秋樵孝廉。丁軍門以事暫留，余乘鐵龍小火船至大沽船鴈，勾當公事。

十六日午刻，丁軍門乘鎮海兵船來會。午後登舟，先有一客在焉，詢諸禹亭，知爲慶軍分統朱栻程軍門，附船歸登州防次者。遂乘潮鼓輪出口；是日潮漲丈有三尺，風平。

十七日晨，微霧，緩輪行；七點鐘至登州蓬萊閣下，以舢舨送朱栻程登岸。忽有煙如雲自閣東出，旋起旋滅，謠視之，則平原淺草間健兒林立，知爲陸營槍操，旌旆飛揚，軍容甚盛。舢舨回復鼓輪東駛，天亦開朗，鐘報十二點，舟抵煙台。美國兵船名汕島者，在口內望見水師提督

旗幟，站舷申敬，入口後，渡登威遠兵船。俄而汕島船主哥貝來謁云：「薛使渴游，卽夕可返。」英國水師提督刻赴析津，聞亦將迎威妥瑪往朝鮮議約。而水師總教習葛雷森至舟，亦述新報載有「英法德三國調集兵艦將赴朝鮮，且日人亦有兵船直指漢江」之語。無何，哥貝辭去。復有四人來見，詢知爲招商局友，附船東渡者，告以行期旣定，令鎮海管駕官知會登舟。晚膳後，海月東升，萬象呈露，偕友人憑高眺望，見島嶼環列，有若屏障。之罘文登榮成諸山，則皆有始皇之遺蹟在焉；方其泐石紀功德，入海求神仙，亦自謂駕謫帝而凌往王矣。卒之祚不過二世，地不越萬里，長城甫就而阿房已灰，徒令後之勤遠略者引爲蓍鑑。我朝龍興艮壤，東西南朔延袤九萬里，幅員之廣，超越前代，而風氣所開，猶復不可遏抑。嘉道而後，乃更創來賓之局，宏柔遠之模，舉宇內五大洲諸國，罔弗梯航來集，九垓八埏，如在庭戶，誠亘古所未有之盛也。是夜憑眺，至漏三下乃寢。

十八日晨，報薛孚爾至，專人賚傳相書云，附以洋文一紙，訂相見期。隨偕丁軍門登岸拜東海關道方佑民觀察；歸途遇哥船主，謂「薛使候於寓。」與禹亭改道訪之，促譯良久，薛使謂：「在煙台宜捐棄拜往升礮繁文，以免譯屬；且頃聞英法德日四國咸將調集兵艦，麏至朝鮮，果爾，則定議遂難，宜乘閒先期往。」遂訂我舟於二十日辰刻起碇，美舶於二十一日辰刻

東行初緣
起槳，陸續進發。瀕行與貝船主約午後在汕島船會議入漢江口停泊處所，俾先後來集。於是三點鐘偕丁軍門往晤哥貝於其船，船長三十八丈，廣五丈有奇，船主艙在舵樓下，陳設都麗；相與披圖指定於漢江口虎島旁下槳，蓋過此則水淺溜急，輪舟不能停泊矣。虎島屬朝鮮京畿道仁川府治，去王京九十餘里。回舟繕稟上傳相報起程日期。

十九日早膳後，開單購外洋酒點暨中國果菜，以此去漢江不無酬應筵宴故也。午後，丁軍門傳令各船管駕官於詰旦五點二刻起槳東渡，首威遠，次揚威，次鎮海，各距八百碼魚貫而進，速率每小時行八邁半，前舟晝於橫桅懸速率表，夜綴燈球，以屬後舟耳目，諸習流軍將往觀東瀛風景，令下之後，整篷理索，踴躍歡欣。

二十日晨五點二刻，起槳東駛，風平浪淨如拭。九點二刻過劉公島，一點鐘薄成山岬，自此迤東偏南太半度行，直指漢江口仙俠島外小島，距水程一百七十邁；先是海道往朝鮮無入漢江口者。隋書，開皇十八年伐高麗，以一軍自東萊泛海趨平壤城；唐書，貞觀十七年上親征高麗，以張亮爲平壤道行軍大總管，帥戰艦自萊州泛海趨平壤；平壤箕子故鄉，漢書所稱王險城者是也；今屬平安道，據大同江上流，則皆進大同江無疑。宋徐明叔宣和奉使圖經云：『由定海乘南風北行五日程，可歷大青島入急水門，』則亦由大同江進。又唐書，永徽五年，

命蘇定方爲神邱道行軍大總管，帥師伐百濟，定方引軍自成山濟海，百濟據熊津江口以拒，定方進擊破之，熊津在今忠清道公州下流，由舒川入海，則又自舒川口進，而以一帆東渡，直指漢江，記載以來都所未有；蓋其口外島嶼碁布，水淺湍急，沙線無常處，巨艦至此，率以觸礁擗淺爲懼，故往時泛海者，至大青島成山岬二處，皆分迤南北而去；同治中法國水師提督羅斯駛往測驗，繪圖極審，爲海舶指南，始稍稍有知漢江口者。國朝魏默深聖武記謂：「熊津江即漢江」係屬舛午；熊津與漢江相距遠甚，從前地圖簡略，經緯不明，雖通材亦不能無誤也。午後微雨尋霧，道生不敢疾駛，速率一小時行八邁，約遲明可見仙俠島外小島。

二十一日晨四點鐘，舟指仙俠島，微霧，島霾沒不可辨，緩輪繞行，有汽船自南來，辨煤煙知爲日本兵船。有頃，霧斂微雨。五點二刻，過仙俠島外小島。八點鐘過仙俠島，島四合，如行江中，水青若瀲，黛溜急，潮流上，日舶道熟先駛，相距已十邁矣。十二點三刻，過立岐島傍小貓島，舟折而北，右掠小阜島，左壓燕興島，已復迤東兼北行。鐘報三點，望見日本兵船已於虎島旁下碇。四點鐘，我舟相繼至下碇，與日舶鄰，其副船主刺艖叛來，與我舟管駕官相慰勞，兼詢東來故，我亦遣大副刺艖叛答焉。日舶名磐城，自內海口下闢載駐紮朝鮮公使花房義質來途，中行十日程，道泊釜山亘文島各數日，其舶大與鎮海埒。俄而小艇二隻，自山嶺出，張蒲帆駛

附鎮海，以遠鏡窺之，見有烏帽藍袍倚舷而立者，則朝鮮四品鴻臚李應俊也。應俊前以約事至析津，月之初旬，令鎮海送至鴨綠江口歸國者，故識之。鎮海管駕官，旋以舢舨送之來，則與偕者，又有三品鴻臚韓文奎，五品鴻臚高永周，登舟寒喧畢，筆談數則，即以登岸爲請。言：「其國王已令於仁川掃除行館，派二品參判趙準永爲伴接官，明晨來謁。」薄暮應俊等辭去。丁軍門傳令三舶，仍蒸氣以待。

二十二日午前十點鐘，李應俊諸人與趙準永先後至，準永以登岸請，余以美使未來，而朝鮮議約大員亦未派至，適館無所事事，因固辭。準永等復固請，乃允於午後三點鐘登岸。留準永等同飯舟中，飯畢，準永謂：「曩游日本識日使花房義質，」請往訪於其舟，命舢舨送之去，約二點鐘回威遠同行。李應俊別偕諸人往觀揚威快艦。鐘報二點二刻，應俊等歸自揚威，準永猶未返。余遂偕秋樵率鎮海管駕官陸倫華及習流軍八名，與應俊等別乘舢舨先行，中流見準永自日舶下，花義房質亦刺舢舨至威遠船，意將往謁丁軍門及余焉。三點鐘抵埠。仁川都護府使鄭志鎔迎謁道左，兼以肩輿來迓，輿如車箱狀，趺坐其中，四人舁之行。導以青旗皂蓋，輿隸呵殿，漫聲長謠，前後互答；迤邐循山麓行，景色明秀，如在江南道中，村人扶老攜幼來觀者以數百計；越嶺者五，約十許里，見兩山環抱，中嵌茅屋數十家，詢之即仁川府也。府無